

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丛书
云南少数民族文学史系列

A SHORT
HISTORY
OF THE A'CHANG
LITERATURE

阿昌族文学简史

攸延春〇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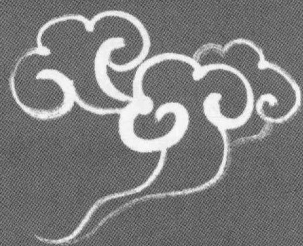
云南民族出版社

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丛书
云南少数民族文学史系列

A SHORT
HISTORY
OF THE A'CHANG
LITERATURE

阿昌族文学简史

攸延春〇著



云南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阿昌族文学简史 / 攸延春著;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编. —2 版. —昆明: 云南民族出版社, 2014. 6

(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丛书·云南少数民族文学史系列)

ISBN 978-7-5367-6044-8

I. ①阿… II. ①攸…②云… III. ①阿昌族—少数民族文学—文学史—云南省 IV. ①I207.9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044930 号

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丛书

云南少数民族文学史系列

阿昌族文学简史

ACHANGZU WENXUE JIANSI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 编

攸延春 著

责任编辑: 沙明宝 封面设计: 贺 涛 责任校对: 岳明芬

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昆明市环城西路 170 号云南民族大厦 5 楼 邮编: 650032)

云南民族印刷厂印刷

2014 年 6 月第 2 版 2014 年 6 月第 1 次

开本: 889mm × 1194mm 1/32

印张: 5.875 字数: 140 千字

ISBN 978-7-5367-6044-8/I·1142 定价: 30.00 元

再版说明

云南是祖国西南边疆一个多民族的省份。勤劳勇敢的云南各族人民，不仅用自己的双手耕耘祖国边疆美丽富饶的大地，而且用自己的才智创造、继承和发扬了绚烂多彩的云南民族文化。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云南民族出版社始终以繁荣发展云南民族文化事业为己任。在 20 世纪 90 年代，云南民族出版社组织各民族的专家、学者和民族文化工作者，编撰了“云南民族文化大观丛书”“云南少数民族文化史丛书”“云南少数民族文学史丛书”三套丛书。这三套丛书的出版，既满足了云南各民族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也为建设云南民族文化大省做了一件扎扎实实的最基础的工作。三套丛书对民族文化积累有重要价值，得到了社会好评。其中，“云南民族文化大观丛书”荣获第十二届中国图书奖。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决定了中华文化的繁荣兴盛。在开创中华民族美好未来的历史进程中，党中央对繁荣发展中国社会主义文化作出了全新的战略部署，对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提出了新的要求。云南省委、省政府提出了推动云南民族文化大省向民族文化强省迈进的战略思路，云南民族文化迎来了一个新的繁荣发展的

历史时期。

新的形势、任务、目标，要求民族出版工作者增强责任感、使命感和紧迫感，抓住机遇，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深化体制改革，推动云南民族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丰富各民族的精神生活，增强民族凝聚力，提高民族创造力，为加快建设民族文化强省作出新的贡献。为满足读者需求，决定再版三套丛书，以新的面貌奉献给广大读者。

此次再版的三套丛书未作大的修订，保持原版的思想观点、学术观点、编写体例乃至书中的数据、地名等原貌，仅对原丛书以国家最新实施的标准进行规范，调整了部分图片。三套丛书的再版，是云南民族出版社的一件大事、一件令人欣喜的事，也是云南省出版界的一件引人注目的事。

在再版过程中，尽管我们作了大的努力，付出了辛勤的劳动，但由于水平有限，再版的三套丛书，难免有错漏，敬请读者指正。

再版编辑委员会

2013年11月

“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丛书”

编辑出版说明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居住在辽阔富饶国土上的各族人民，共同缔造了我们的伟大祖国，共同创造了祖国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

中国文学，是包括汉民族和各个少数民族在内的中国所有民族的文学的总汇。

每一个民族的文学，都以其丰富多彩的内容和形式以及深厚的文化蕴涵，显示出它独有的优长和特色。

每一个民族的文学，都有自己发生、发展的历史。所有民族的文学以各自特有的进程，共同汇成了中国文学的丰沛的历史长河。

各民族的文学在长期的共同发展过程中，互相影响、互相渗透、互相借鉴、互相推动。各民族文学异彩交辉、相融并进，使得中国文学具有了历史悠远的、多元化的民族蕴涵和极为深厚、极为丰富的民族特色。

为整理各民族的宝贵文学遗产，继承和发扬各民族的优秀文学传统，促进民族文学的繁荣发展，进一步加强民族团结，共同建设社会主义祖国，我们决定编辑出版这一套“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丛书”。

丛书各卷，根据不同民族文学的情况，分别按史的或概况综述的体例撰写，统称“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丛书”。

组织编撰我国少数民族文学史、文学概况的工作非自今日始，它经过一段为时不短的历史。1958年7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召开有关省区和北京有关单位的同志座谈编写我国少数民族文学史文学概况问题，并且确定了第一批编写书目和具体分工，责成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主持整个编写工作。1960年8月，文学研究所主持召开第二次少数民族文学史编写工作座谈会，交流各地编写工作的情况、经验和问题。1961年3月，召开文学史讨论会，讨论已经完成的10种文学史、14种文学概况中的部分书稿以及编史工作中的共同问题。1979年2月，文学所主持召开第三次少数民族文学史编写工作座谈会，重新研究并恢复中断多年的编史工作，进一步修订和落实了工作计划。根据会议决定，文学所组织编撰出版了我国第一部包括55个少数民族文学概况在内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一书（毛星主编，上、中、下三册，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由于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的正式成立，文学研究所于1983年报请中宣部批准，将少数民族文学史的编写工作，交由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负责。

1984年11月，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主持召开第四次少数民族文学史编写工作座谈会，确定组织全国各省区学术力量编撰出版“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文学概况丛书”。其后不久，中共中央宣传部、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文化部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于1985年联合签发文件，指示认真做好少数民族文学史、文学概况的编撰工作，并批转了此次座谈会的纪要。1986年10月，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会议确定将“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文学概况丛书”列为“七五”期间国家重点项目（课题负责人刘魁立、邓敏文）。随后，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于1986年11月主持召开

了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史学术讨论会，讨论编史工作中的共同性学术理论问题，明确编史的指导思想、基本方针和学术任务及要求，进一步商讨和落实撰写规划及评审、出版等具体措施，并且由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聘请有关同志组成评审委员会，负责丛书各卷的审定事宜。评审委员会由下列同志组成：主任委员刘魁立；委员马学良、王平凡、毛星、邓绍基、邓敏文（兼学术秘书）、田兵、刘宾、关纪新、多杰才旦、李纘绪、阿布都秀库尔·吐尔迪、拉布坦、贾芝、徐昌翰、蓝鸿恩、照那斯图、樊骏。

多年来，为数众多的各民族的文学工作者参加了少数民族文学资料的收集整理、文学史的研究和编撰及出版工作，他们为这一项意义深远的事业付出了巨大的辛劳。多年来大力提倡、热心扶植、积极领导这一事业的有周扬、何其芳、贾芝、毛星、王平凡等同志。

编撰出版“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丛书”是一项开拓性的工作，意义重大，困难也多。资料的搜集尚不完备，口传的和书面的作品分析评价还嫌不够，专题研究有待于进一步开展，文学发展的历史探索刚刚起步，而且文学史的学科建设还有赖于其他有关学科的配合和协助。在这种情况下，丛书各卷不免存在许多有待今后改进的问题，不当之处希望各界专家和各族读者批评指正。

中国社会科学院
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

1989年1月

前 言

“云南少数民族文学史丛书”包括彝、白、哈尼、傣、纳西 5 个民族的文学史，及傈僳、拉祜、佤、景颇、布朗、普米、怒、阿昌、德昂、基诺、独龙 11 个民族的文学简史，共 16 种文学史（简史）。

这套丛书，是“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丛书”的组成部分，列为“七五”“八五”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科研项目，由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负责完成。

云南各民族都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文学，有自己文学发展的历史。今天，用历史唯物主义作指导，清理各民族的文学遗产，揭示其固有的特点及发展规律，对于弘扬优秀的民族文化，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学，对于提高民族的自信心和自尊心，增进民族团结，都有重要的意义。因此，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将上述任务下达我所后，我们即将其作为重要的科研任务，很快组成了 16 个课题组开始研究工作。

上述 16 个民族的文学大多是民间文学，主要流传于群众之中。所以，各课题组在编写之前，首先深入到民族地区进行田野作业，搜集了上千万字的资料后，才转入研究阶段。现在编写出来的这些文学史著作，虽然不能说没有遗漏，但每部文学史，都尽可能地囊括了所能得到的作品和资料，是目前最为翔实的文学史著作。

云南少数民族文学作品，绝大部分没有产生的年代，文学典籍奇缺，许多民族的历史发展研究还很不深入，给文学史的分期、体例带来了极大的困难。在此情况下，我们以“宜粗不宜细”为原则，对文学发展作了大跨度的分期。在体例上，或以历史为大背景，努力突出文学的发展，或以文学发展为线索，或以文学类型去探寻发展的脉络，是一种尝试。

对这16种文学史（简史）的学术水平，我们不敢作过高的估价。但它们的出版，却为除白族、彝族和纳西族外的其他13个民族提供了第一部文学史著作，为中国文学史填补了一大空白，是令人欣慰的事。

特别要提及的是，在本丛书的编写过程中，得到了云南省原副省长赵廷光同志的关怀和支持；在学术著作出版难的今天，云南民族出版社欣然同意将丛书列为该社的重点选题，予以出版。对他们这种高度的民族责任感，以及高瞻远瞩和工作的魄力，我们亦表示深深的敬意。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
民族文学研究所

1995年1月

目 录

绪 论	(1)
-----------	-----

古代文学

第一章 住居云龙以前的文学	(9)
第一节 石神神话与阿昌族先民的迁徙	(10)
第二节 盐婆神话	(14)
第二章 住居云龙时期的文学	(17)
第一节 逐渐丰富发展的神话	(19)
第二节 传说及其文化背景与价值	(27)
第三章 史诗《遮帕麻和遮米麻》	(33)
第一节 《遮帕麻和遮米麻》的内容	(33)
第二节 《遮帕麻和遮米麻》的源流	(36)
第三节 《遮帕麻和遮米麻》的诗体与散文体的 比较	(39)
第四节 《遮帕麻和遮米麻》的韵律、语言及 美学价值	(43)
第五节 《遮帕麻和遮米麻》的习俗意义	(51)
第六节 《遮帕麻和遮米麻》的构成与文化效应	(54)
第四章 民间故事	(59)

第一节	习俗故事及其规范作用	(59)
第二节	伦理故事	(65)
第三节	幻想故事	(70)
第四节	英雄故事	(79)
第五节	动植物故事及其与社会生活的对应关系	(84)
第六节	具有童话及寓言倾向的动植物故事	(89)
第七节	故事的传承——社会文化的个体传递与个体 的社会化	(93)
第五章	从部落到民族之歌舞的轴心线——窝罗	(96)

近现代文学

第六章	德宏时期的传说与故事	(105)
第一节	重建秩序的传说	(107)
第二节	铁匠故事	(109)
第三节	传统信仰与移植文化的结合——桑建的 故事	(113)
第四节	机智人物故事	(116)
第五节	滑稽故事	(118)
第七章	民歌	(120)
第一节	祭祀歌	(120)
第二节	舞蹈歌	(124)
第三节	叙事歌	(126)
第四节	山歌和情歌	(128)
第八章	阿昌族戏剧	(140)
第九章	口承文学与文化传统	(143)
第一节	阿昌族经师“活袍”与传统口承文学	(144)
第二节	口承文学与民族群体生活	(146)

当代文学

第十章 民族的新生与文学的发展	(151)
第一节 社会制度的变更与传统文化的演进和文学 形态的嬗变	(153)
第二节 传统口承文学搜集整理队伍的出现	(155)
第三节 新时期文人文学的产生和初步发展	(156)
第四节 主要作者及作品评介	(162)
后 记	(173)

绪 论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阿昌族作为祖国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有自己生息、迁徙、繁衍和发展的历史，在历史的进程中他们创造并发展了自己的民族文化，同时以自己的参与，丰富了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

阿昌族是最早住居开发云南的民族之一。据史学界推论，阿昌族先民属氏羌族群。羌人，原是中国西北地区古老的游牧部落。两汉以迄南北朝时期，由于民族、部落间征战不休，大量羌人被迫南迁进入西南地区。进入西南地区以后，羌人部落与“蜀、汉徼外蛮夷”（《后汉书·西羌传》）长期杂处，频繁往来，互相依存，互相融合，从而引起了西南地区民族结构的大变化。重新组合以后，就较大的部落集团来说，后人将其划分为氏羌、濮两大系统。随着历史的发展，西南地区的民族部落仍不断分化、组合，到了唐初，出现了许多不同名称的部落，其中包括与阿昌族先民有渊源关系的叟、爨等部落。唐代，叟、爨等部落集团又进一步衍变，分化为许多部落，唐代文献中所谓“寻传蛮”者，即为其中一个部落。这是阿昌族先民以独立的名称第一次出现于古代汉文典籍。《蛮书》卷四、卷三说：“寻传蛮，阁罗凤所讨定也”；阁罗凤“西开寻传，南通骠国。”又《南诏德化碑》：“西开寻传，禄鄯出丽水之金。”丽水，即今伊洛瓦底江；禄鄯，丽水支流，今泸水县境内之小江，经片马、古浪、岗房边境西北向注入恩梅开江（恩梅开江与迈立开江汇合而为伊洛瓦底

江)。由此可知,寻传,系指地域,因寻传蛮居此而得名。唐代寻传蛮分布地域,自澜沧江以西,至迄缅甸克钦邦境内恩梅开江及迈立开江一带。这一区域内的寻传蛮,可以寻迹出是由澜沧江以东地区迁入的。《蛮书》卷二载:“又有水,源出台登山,南流过嵩州,西南至会州诺賧,与东泸水合。古诺水也。源出吐蕃中节度北,谓之诺矣江,南郎部落。又东折流至寻传部落,与磨些江合。源出吐蕃中节度西共笼川犛牛石下,故谓之犛牛河……至寻传与东泸水合。东北过会同川,总名泸水。”“又有水”之“水”,指今西昌地区的安宁河;台登山,在今冕宁县境内;嵩州,今西昌;会州诺賧,今未易;东泸水,今雅砻江(古诺水);磨些江,流经今丽江、永胜境内之金沙江;会同川,今会理。这一带地域,是为唐代以前西南氏羌族群各部落游牧住居之所。到了唐、宋时期,泸水(雅砻江)附近仍有寻传部落。据明代董善庆撰《云龙记往》所述,唐宋时代,云龙是阿昌族先民主要住居区之一。直至元代,阿昌族始被作为一个统一的民族而称为“峨昌”或“阿昌”。《元史·地理志》:“南賧,在镇西路西北,其地有阿赛賧,舞真賧,白夷、峨昌所居。”《招捕总录》又载:“至元十四年……时大理路蒙古千户忽都……奉命伐永昌之西腾、蒲骠阿昌、金齿之未降部落,驻南甸……”而且,从这条史料看来,当时阿昌族之一部分已渐次迁入腾冲县、梁河县一带。明代文献对阿昌族有着更为明确的记载。《百夷传》:“百夷在云南西南数千里,其地万里……俗有大百夷、小百夷,漂人、古刺、哈刺、緬人、结些、吟杜、弩人、蒲蛮、阿昌等名,故曰百夷。”这一时期,阿昌族大部已迁入腾冲、梁河(南甸)地区,且由于境内大百夷、小百夷的兴起及其统治者的压迫,阿昌族大都退居山谷。景泰《云南图经志书》卷六腾冲司说,阿昌“居山野间”,卷五云龙州也说,阿昌“散居山谷”。阿昌族进入户腊撒地区,可能晚于其进入腾冲、梁河;清代初

年,阿昌族已成为户腊撒的主要居民。乾隆《腾越州志》记载了户腊撒地区阿昌族的情况:“阿昌,一名峨昌……今户腊撒、陇川多有此种。”又嘉庆《重修一统志》:“户撒长官司……与腊撒俱峨昌夷也。”从以上这些史料看来,明清之际,永昌府全境皆有阿昌族分布。

经过历史上的辗转迁徙,阿昌族现有人口(1990年统计)共计27600余人。其中约90%居住于梁河县九保、囊宋、河西、杞木,陇川县户腊撒及潞西县高埂田;其余10%分布于盈江县盏达,腾冲县小蒲川,龙陵县芒达,云龙县漕涧、旧州等地。此外,境外缅甸也有部分阿昌族。总的看来,阿昌族居住区地形特点是山脉与河流相间,山地高原和山间盆地(坝子)交错(山地高原约占全住居区90%以上,坝子约占10%左右)。

阿昌族语言,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语支尚未确定,大部分参与调查的语言学者倾向于认为其属于彝语支。阿昌族尚无文字。

由于阿昌族的先祖在云西南部自东北渐次向西南频繁迁徙,在较大的区域范围内长期同其他民族互相交往,交错杂居,尤其是近现代,更与白族、汉族和傣族关系密切,受其上层的统治,因而形成了阿昌族语言和民族文化的复杂性。从民族文学的角度看,阿昌族文学带有汉、傣等民族文化、文学较深影响之痕迹。这是阿昌族民族文学的一个特点,也是我们分析阿昌族文学现象,阐述其文学发展进程的一个难点。

因为没有文字,阿昌族自古代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的文学形态几乎全是口承文学。这种口承文学在古代既是他们借以维系社会和人心的历史、信仰体系、伦理规范和行为准则,也是他们寓情遣兴的文学艺术,千百年来口耳相传,代代承续,不断丰富和衍变。就现在能够调查搜集到的材料看来,从远古迁徙时代开始,阿昌族先民即已有了有关迁徙的神话故事。“石神故

事”折射了他们辗转迁移的历史；“盐婆故事”隐喻地反映了他们留恋故土，可又不得不探索新居以致迷上新居的心态。住居云龙，是阿昌族逐渐形成统一民族的时期，也是阿昌族历史上逐渐走向昌盛的一个时期，壮美的长篇神话史诗《遮帕麻和遮米麻》，极有可能是这一时期的产物。史诗包罗万象，讲述了天地万物的起源，人类及各种生灵的由来，体现出阿昌族人民企望探究和解释宇宙万物、人类生命的宏愿；遮帕麻和遮米麻，成为阿昌族人们之始祖，实则却是他们心目中的文化英雄，在他俩身上，寄托了他们追求新生，追求光明，战胜邪恶的美好愿望，更隐喻地象征着他们不屈不挠的生命意志和改天换地的伟大力量。史诗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阿昌族作为一个统一民族的形成。云龙时期，也是阿昌族口承文学逐渐繁衍，不断趋向丰富的时期。石神故事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化和发展；各类习俗故事和生活故事随着阿昌族社会生活的相对安定与规范和渐趋繁荣，而被纷纷创造，或获得进一步生发。云龙早期，阿昌族先民们过着游牧和狩猎的生活，作为这一经济形态的一种文化效应，产生了大量的动物故事（阿昌族较少植物故事，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现象）。主体迁入德宏境内，阿昌族社会经历了又一次变动后终于走向相对稳定。这以后，是阿昌族口承文学全面发展和不断丰富的时期。民歌在这一时期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它种类多样，并逐渐走向更主要地起着传情达意、万物审美之功能的集中单一的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阿昌族文人文学（书面文学）在深厚的民族文化和口承文学的基础上开始起步，进入新时期后，逐渐形成自己民族的、新老相济的创作队伍。值得注意同时也颇为可喜的是，阿昌族的文学创作者，往往也是本民族传统口承文学积极的搜集整理者。这种结合使阿昌族的文人文学从起始之初即建基于丰厚的土壤之上。

由以上概述可知，阿昌族古往今来的文学，基本上是以传统